

生命极地

1600万
精神病人在中国

◎王汝 / 著

人为什么患上精神病？
为什么有的人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？
得了精神病的人
该怎样走出从前的阴影……

人为什么患上精神病？
为什么有的人要把自己的幸福
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？
得了精神病的人
该怎样走出从前的阴影……

中国
友谊出版公司

走近精神病人

一位女记者的独家采访：

生命极地
——走近精神病人

王 汝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生命极地

1600万
精神病人在中国

◎王汝/著

人为什么患上精神病?

为什么有的人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?

得了精神病的人

该怎么走出从前的阴影.....



走近精神病人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极地:走近精神病人/王汝著. - 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2002.5

ISBN 7-5057-1775-8

I. 生… II. 王… III. 精神病-病人-社会问题-调查报告-中国 IV. D669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3468 号

书名	生命极地:走近精神病人
编著	王汝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规格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375 印张 215000 字
版次	2002 年 5 月第 1 版
印次	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	1-3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7-1775-8/C·258
定价	24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64668676

序 言

这是一群社会最底层的人，他们有的目光呆滞、有的痴痴呓语，他们看似沉沦。他们颓废吗？他们曾比任何人都锐利；他们疯狂吗？他们曾比任何人都清醒……他们做人的原则要么成为强者，要么彻底崩溃——精神病人。在这个极限部落里，他们有作家、有商业巨头、有天之骄子、更有越洋博士……这个队伍的迅速扩大和他们患病前的修养之高让人震撼；于是带着这些思考，我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数百名精神病人，写出这本调查手记。

这也许是目前中国第一部反映精神病人生活内容的书籍。这些人有着相同的心态、有着相近似的语言和性格，本书主要反映他们从事业顶峰沦为精神病人其间一系列心理活动，向人们展示他们如何为梦想奋斗、为名利追逐……

走近精神病人，重述他们人生际遇的阴暗面，同时透视人本质的自私、狭隘。洞彻人的欲望，坦露人类本性的多变，人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中奋斗，又将怎样在名缰利锁中绊倒。



目 录

我曾为爱走近极地·····	(3)
病人资料:师小凡,女大学生	
追梦女人·····	(57)
病人资料:杨煜文,个体老板	
遭遇金钱·····	(103)
病人资料:刘北燕,白领	
从商业巨头到精神病人·····	(168)
病人资料:张忠信,集团董事	
一位自闭症患者的心理历程·····	(223)
病人资料:郭懿,中学教师	
透析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·····	(281)
病人资料:李淑华,下岗工人	
后记·····	(325)



生
命
极
地



我曾为爱走近极地

病人资料：

师小凡，大学生。1999年6月住进某精神病院一级区。

1999年6月14日上午

北京市某精神病院内与师小凡初次见面

初见情景：

师小凡是我采访的上百个精神病人中印象最深的一个，也是一级精神病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：25岁。

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我们是在走廊里相遇的。那天，正好采访完一位刚刚康复的病人，没想到出病房的时候见到了她。那时她还疯得不轻，可能是出于“职业”敏感吧，我上下打量，仔细观察着她：

她正双手揪着头发，不断撕扯全身的衣服，口里发出怪异的笑声，很挑逗，也很“陶醉”。几个身强力壮的医生正死死按住她的胳膊往血管里注射强镇静剂。她显得那么憔悴，那么佝偻，那种叫声让正常人听了都感到恐惧……



一年以后——

2000年3月8日清晨

师小凡经过近一年的治疗后逐渐康复，在病房内我进行了首次采访。

再次见到师小凡的时候，还是在初春的傍晚。早在一天前，我就和那里的医生在电话中聊到了她。不过，那时我只是听说有一位病人康复了，至于是谁，我并没过多的留意，毕竟电话里很多事情一时难以说透，只是心里思量着尽快去采访她。也许是因为这些天苦苦寻找的采访对象有了眉目吧，我还是有些激动。

第二天一早我便骑车直奔医院。早8点，在医生安排下我终于见到了她。她由高医生领着来到门外，当四目相对的一瞬，我一下子兴奋起来——原来是她！在一年前我们就有过接触，那时我就从一些医生口中多少知道了她的事情，只是她还没有痊愈，所以采访就自然无法进行。没想到，今天再次见面的时候，她已经痊愈！

按捺着内心的激动，我又一次上下打量着她，可不知怎的，一瞬间，我又觉得她不太正常：

她两只眼睛暗淡无神，有时嘴角会流露出一不自然的微笑，更重要的是她打招呼的动作很特别，不像正常人一样自然的握手或拥抱，而是双手揪着衣襟，探头探脑像是受了极度的惊吓……

再看她有些发黄的脸色，憔悴得像一张铺得不太平整的蜡纸。与初次见面比起来，除了不像从前那样疯狂外，几乎一切都没有改变。

就在我正思索着该如何采访的时候，高医生看出了我的心



思。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而后把我们引到靠墙的位置上，一个人走了。

我感觉到他拍我肩膀时用了力，我一下释然了：是啊，精神病能在短期内康复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奇迹了，况且高医生也和我说过：要写，就一定要写写她，她太坚强了！

“谈话”很快切入主题，师小凡与我聊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走进极地吗？——为爱。”我看得出她说这话时的眼神——由暗淡转为坚毅。而后，她心情平静地向我诉说了这些年来的遭遇……

我的不幸最早应该从我的婚姻说起。其实我总认为这些年来“感情”并不是造成我患病的全部原因，哎（师小凡叹了口气），可能是由于种种原因吧，比如中途弃学、比如以后做生意，这些都给我的生活造成了无形的压力……但总的来说，丈夫的背叛，以至我们以后的婚变，这些，都是对我造成伤害最深的。

也不知这阵子怎么回事，（师小凡捋了捋额前的头发）我总不自觉地记起我们那时的缠绵，坦白地讲，如果在生活的某一时刻，让我看到一个类似于蒋准的影子，哪怕是一种类似于蒋准的声音，我都会恍惚……回忆起我们这些年来的感情，我总觉得认识蒋准是我的命运，是我这一生根本无法逃避的命运。

算了，还是谈谈我们的感情吧……

最早认识蒋准——也就是我的前夫，是在1993年9月。那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刚刚考取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外语系。报到那天，在北京某大学任教授的父亲和在外企工作的母亲一再叮嘱



我,在大学期间要潜心读书,不能恋爱。我暗暗记下父母的话,开始了一段漫长而勤奋的求学生活。

大一那年下学期,19岁的我以出众的才华被选为校学生会委员。因为成功主持了校内外一系列大型文艺活动,我开始抛头露面,成为许多学生注目的焦点。有些男生开始明里或暗里追求我,都被我理智地回绝了。

在这些求爱者中,有一个是我的外语老师蒋淮。他大我6岁,是这所大学里惟一一位年轻的博士。那时候,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语法方面的问题,或搞一些宣传活动。

一天中午,我去教研室送同学们的作业本,他刚好在屋里,我记得那天他留的作业是写一篇题目叫《亲爱的苏珊娜》的英语散文,我用抒情的笔调写了段求爱的收尾:“亲爱的苏珊娜,我将紧紧地拥抱你,带你飞越高山,我们携手走进爱的殿堂,去见伟大的圣母玛丽亚……”

蒋淮认真地看后,说我这个地方写得很好,想象力很丰富,我低着头,不敢看他的脸。他用那双炽热焦灼的目光看着我,说:“我很喜欢这样的诗,并希望读到你全部的诗和作品,可以吗?”

我点了点头,那次我们聊了很多,从林清玄到罗兰,从保尔到普林德,从古代的《诗经》聊到唐诗、宋词,他说我的作品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。临走时,我向他借了两本书,一本是《张爱玲传·浮世的悲哀》,还有一本是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(其实我早就读过《战争与和平》的第三回,只是没有全部读完)。他在那本《战争与和平》中夹了一首题名叫《奢爱》的小诗,开头



写着：“赠给我亲爱的凡。”

内容大致是：

故页，最易重叠，红楼梦里笑红尘。当欲望被慢慢燃烧，炊烟四起，我只想求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！

我的容颜被岁月削落，尽情的丑陋、憔悴吧，我本不美。古老的爱情折合成日记堆进墙角，再回首时，便找到绿肥红瘦。

你的诗句洋洋洒洒，想你的夜，便翻在床头，千千阙想。查遍古老的字典，才知，它——伤我青春。

朱丽叶的悲凉，祝英台的壮美，有几段感情不是水？我不想说，我不想究，我已为爱伤痕累累。

此刻，只要你肯说声“我爱你”，我便欣然坠地，腐化为泥。

于是，我醉梦“红楼”，走进了——梦中的千古绝唱……

他把这首诗当作引玉的信物送给我，我徘徊又有点矜持地不敢接受这份奢望已久的爱。但我还是渴望身边有一个坚实的臂膀和一双温暖的大手。

于是，我写了首诗回赠给他：

我像那忧伤的飞蛾，
在熊熊烈焰中燃烧。
我看到深沉的黑夜和黎明，
浮在海面上的那轮太阳啊，
水来，我在水中等你……

蒋淮从这首诗中洞悉到我那颗孤寂又有点封闭的心灵，于



是，开始疯狂地追求我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公开以情人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。1993年10月20日，是我19岁的生日，我生平第一次收到异性送来的九十九朵玫瑰，他在贺卡中写到：凡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我真诚地祝你生日快乐，并告诉你，不管将来如何，请相信我，你是我这一生中惟一的选择。

同年深秋，蒋淮经过半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地将我们的感情写成小说《幽幽未名湖》，在当时最畅销的杂志《走进你的心灵》海外版上发表，一时间，整个校园轰动了，敏感的父亲也从那部小说中洞悉到我们的恋情。

爱我至深的父亲风风火火赶到学校，和蒋淮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谈话，并责令我立即结束这泡沫般的爱情，否则，将和我断绝关系。

可那毕竟是我的初恋啊，我怎么能轻易放弃呢？我跪在地上向父亲苦苦哀求，就算将来背弃家庭，也不愿背弃爱情。哪怕蒋淮今后沿街乞讨，我也甘心陪他浪迹天涯……

晚上，我去找蒋淮，他眼圈红红的好像哭过，我问他：“怎么了？”他却像个怯懦的孩子站在我面前，说：“也许，也许我们不该恋爱。”

我问为什么，他说他不能为了爱我而毁灭我的前程。

我冲动地抱着他，我说愿意放弃一切，只要他能真正地爱我，我们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。那晚在他那间屋子里，我把精心呵护了19年的童贞献给了他。

从那以后，我搬出集体宿舍，我们在校外租了间民房，开始



在一起生活。父亲勃然大怒,第一个反应是不再负担我的学费。那段时间,我们俩人的衣、食、住、行还有房租、水电费都要靠他微薄的工资。蒋淮每晚都要翻阅一大摞书籍,看着他趴在床上手忙脚乱的样子,我就把这半年来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 800 元钱给他买了一套立体办公桌。闲暇时,我把平时用过的水彩泼墨画糊到墙上,日子过得虽然平淡倒也温馨。

1993 年冬,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几乎毁了我的一生。学校经过慎重研究,以我破坏校风校纪为由,开除了我的学籍。并把蒋淮定为“破坏教师形象”的典型给予留职察看的处分,每月工资降为 300 元。蒋淮接受不了这个事实,很长一段时间没去上班,整天躲在屋里看电视,或和朋友打麻将。看着消沉的他,我顾不得北京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跑遍了所有领导的家,极力为蒋淮开脱,主动承担了自己追求蒋淮的事实,并愿意以人格保证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纯洁的。我还写下保证书,全部承担了包括开除学籍在内的一系列处分,就这样,校长才勉强答应恢复蒋淮的工作。

两个月后,1994 年 2 月,蒋淮终于又上班了,重获教职的他很珍惜这次机会,勤奋地工作。他又一次获得成功,他的学术论文在《海外知识》杂志 23 期上发表。他对外文的精辟译解,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,一时间,各种荣誉纷至沓来,校长把他作为教学典型,奖励了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,蒋淮也从一个普通讲师一跃成为教授。

日子终于苦尽甘来,为他付出这么多,现在得到回报。我在日记中这样写到:“我们冲破流俗,艰难地走到一起,为真爱付



出,我无怨无悔。因为爱是至高无上的,它区别于世间一切的丑陋和虚伪,不管别人怎么看我,只要曾真心的爱过,就无愧于一个真正的女人。”

1995年春节,蒋淮的父亲从老家写信来,说蒋淮的母亲病了,要我们速回家过年。蒋淮把信拿给我看,当天下午,我以未来儿媳的身份与蒋淮赶赴他远在东北的老家。在那个靠山的小山村,我们举行了最简单的婚礼。那一年,我才21岁啊!我万万没有想到,这个草率的决定给我带来了一生的痛苦。

由于蒋淮的父母一直在乡下,农家日子过得很苦,我们新婚的那间屋子除了几件简单的摆设,就再没别的了。

那天晚上,屋外刮着萧瑟的北风,我们谁也没有说话,我把头深深埋在被里,蒋淮突然一把把我搂在怀里,扳着我的脸热情地吻着,一大颗泪珠落在我鼻翼上,我像触电一般,一阵阵痉挛,他更紧地拥抱着我,说如果有一天他负我,我可以杀了他。

春节过后,蒋淮接到返校通知,我们从乡下返回北京,我决定重新审视自己,找一份合适的工作。

为此,我在街边买了一大摞《北京晚报》,晚上和蒋淮坐在一起研究,联想集团、四通集团;在当时,这些集团是比较有实力的。经过反复比较,在排除TCL以后,我最终选择了环球集团。我之所以选择环球,因为它资深,作为跨国公司,在中国各大城市都拥有分公司,横跨电脑、生物、房地产等领域,净资产超过26亿。环球人员的薪金一般都在3000元左右,我觉得高薪并不能说明什么,主要是他在选拔人才时“民主大于人情”,无论对于谁,最看重的是能力。但是,环球招聘人员的条件也是很苛刻



的。

我立即按地址寻去，几经周折，才从保安人员那里得到一个电话号码，我打电话联系，人事部经理冷冷地说要我明天去面试。

那天，天灰蒙蒙的，下着入春以来第一场春雨，我下了公共汽车走了很长一段路，远远地看到环球门口站了很多，大家在看一份“应聘须知”。

上午9点钟，人事部经理让我们每人填了一份表格，大致是家庭住址、联系电话，以及个人简历。在填个人简历时，我在学历一栏填的是“大本”。

就这样，我顺利地进了人事部办公室，经理用审视眼光上下打量着每一位应试人，那1%的录取比例就足以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。经过严格的面试、考核，我以良好的气质和广博的知识获得主考人的首肯，初试入围。

接下来进行的是一周以后的复试，复试人员在参加复试前应出具学历证明、身份证及个人简历，我没有大本文凭，但为了生存，我必须谋到那份工作。我心急火燎地来到学校找到校领导，问可否给我开一个证明，证明本人被注销学籍，但坚持上课，成绩合格。校长为难地摇了摇头，因为本校还从没有过这样的先例。我被逼得没有办法，不顾蒋淮的劝阻，拖着高烧39℃的身体，马不停蹄地找到国家教委，写申诉材料，找人求助，但都于事无补。

复试那天，我把情况向人事经理详细地说了，经理听完后，先是惊愕，然后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，他说怎么也不会相信一

